

---

金华子杂编  
南唐·刘崇远

---

## ●自序

金华子者，河南刘生。少慕赤松子兄弟能释羈鞅于放牧间，读其书，想其人，恍若游于金华之境，因自号焉。生自童蒙岁，便解爱人博学；暨乎鬓发焦秃，而无所成名。凡为文章，略知宗旨，最嗜吟咏，而所得亦不出流辈。年逾壮室，方莅官于畿甸。继宰二邑，共换二十余寒暑，惟知趑趄畏慎，不能磊落经济。罢秩归京，得留缀班。家贫窶，在阙三四年，甚窘困，稍暇犹缀吟不倦，纵情任兴，一联一句，亦时有合于清奇。顾于食玉燃桂，不无挠怀，才缓纾斯须，则啸傲自若。或遇盛友良会，闻人语话及兴亡理乱，犹耳聪意悦，未尝不周旋观察，冀或凑会警戒，庶几助于理道者，必慷慨反覆，至于逾晷不息。时皇上忧勤大宝，宵衣旰食，致治之切，无愧前代。命有司张皇公道，抡择材隼，科第取士，郁然复古。时有以春闈策问举子对义见示者，睹强国富民之论，古今得失之理，则愧惕雀息，往往汗流，何者？以坐遇明盛时，而抱名称不闻于世，何疾复甚于斯矣！因念为童时，侍立长者左右

---

---

，或于冬宵漏永，秋阶月莹，尊年省睡，率皆话旧时经由，多至深夜不寐。始则承平事实，爰及乱离，于故基迹，或叹或泣，悽咽仆隶。自念髫髻之后，甚能记听，今虽稚齿变老，耄忘失忆，十可一二，犹存乎心耳！并成人游宦之后，其间耳目谳详，公私变易，知闻转载，可系铅槧者，渐恐年代浸远，知者已疏，更积新沈故，遗绝堪惜，宜编序者，即随而释之云尔。文林郎大理司直臣刘崇远撰。

## ●卷上

我唐烈祖高皇帝，睿哲神明，顺天膺运，相羿祸泆，有仍之庆始隆；哀莽毒饫，铜马之尊是显。尧储复正，文庙重新，漉沉海之断纶，却成万目；拨伏灰之余简，在序九流。宗周而一，仁风依汉，而杂霸道。浇漓频革，习尚无虚，遂使武必韬铃，不空弓马；文先政理，乃播风骚。由是勋代子孙知弓裘之可重，闾阎童稚识诗书之有望。不有所废，其何以兴？是知杨氏饬弊于前，乃自弊也；烈祖聿兴于后，固天兴乎！始天祐间

---

，江表多故，洎及宁贴，人尚苟安。稽古之谈，几乎绝侣；横经之席，蔑耳无闻。及高皇初收金陵，首兴遗教，悬金为购坟典，职吏而写史籍。闻有藏书者，虽寒贱必优词以假之；或有贽献者，虽浅近必丰厚以答之。时有以学王右军书一轴来献，因偿十余万，缯帛副焉。由是六经臻备，诸史条集，古书名画，辐凑绛帷。俊杰通儒，不远千里而家至户到，咸慕置书，经籍道闻，文武并驾。暨升元受命，王业赫然，称明文武，莫我跂及，岂不以经营之大，其有素乎？

王师范镇青州，以其祖父版籍旧地，凡本县令新到，必备仪注躬往投刺。县令畏惧出迎，不许之。师范令二三客将挟县令坐于厅上，命执事通曰：“百姓节度使王某参拜。”于庭中而出，县令惶惑，步随至府谢罪。加逊而遣之。从事多谏其非宜，请不行。师范曰：“以某之见，则不然。将所以荷国恩而敬念先世，示子孙不忘于本故尔！”师范器宇英俊，短于宽恕，杀戮过差，人知其必败。或曰：能用礼以正身，丈夫顺而举事；翻结仇衅，祸不旋踵，其故何哉？金华子曰：“昔刘越

---

石非不欲立殊勋于世，而十万之众曾不假息，诚统之非才，然亦时运不可干也！时梁氏方炽，谓九鼎在己之掌握，天王穷迫，痛宰辅诛戮于道路，师范适当依附于勤王，诚宜鼓扇恩信，完结民力，宽而有众，才可合顺。而专任威刑，轻视民命，以一州之地敌千鼎之豪；纵杀戮之心，救崩溃之势，抱薪扑燎，其可得乎！”

陆翱字楚臣，进士擢第，诗不甚高，而才调宛丽，有子弟之标格。未成名时，甚贫素。其《闲居即事》云：“衰柳歌闲苑，白门啼暮鸦。茅厨烟不动，书牖日空斜。老忆东山石，贫看南阮家。沉忧损神虑，萱草自开花。”《宴赵氏北楼》云：“殷勤赵公子，良夜竞相留。明月生东海，仙娥在北楼。酒阑珠露滴，歌迥石城秋。本为愁人设，愁人到晓愁。”题品物类亦绮美，《鹦鹉》、《早莺》、《柳絮》、《燕子》，当时甚播于人口。及第累年，无人召。一游东诸侯，获镪仅百万而已。竟无所成，卒于江南。长子希声，好学多艺，勤于读史，非寝食未尝释卷。中朝诸侯之子弟好读史者无及。希声昭宗朝登庸，辞疾不就。出游江外，获全危难。

---

---

段郎中成式，博学精敏，文章冠于一时。著书甚众，《酉阳杂俎》最传于世。牧庐陵日，常游山寺。读一碑文，不识其间两字，谓宾客曰：“此碑无用于世矣！成式读之不过，更何用乎？”客有以此两字遍咨字学之众，实无有识者，方验郎中之奥古绝伦焉。连牧江南，九江名山匡庐、缙云烂柯、庐陵麻姑，皆有吟咏。前进士许棠寄诗云：“十三年领郡，郡郡官仙山。”为庐陵顽民妄诉，逾年方明其清白，退隐于岷山。时温博士庭筠，方谪尉随县，廉帅徐太师商留为从事，与成式甚相善。以其古学相遇，常送墨一铤与飞卿，往复致谢，递搜故事者九函，在禁集中。为其子安节娶飞卿女。安节仕至吏部郎中、沂王傅。善音律，著乐府新行于世。

崔涓在杭州，其俗端午习竞渡于钱塘湖。每先数日，即于湖汊排列舟舸，结络彩檣，东西延袤，皆高数丈，为湖亭之轩饰。忽于其夕，北风暴作，彩船汹涌，势莫可制。既明，皆逐风飘泊处湖之南岸，执事者相顾莫知为计。须臾，涓与官吏到湖亭，见其陈设皆遥

---

指于层波之外。大将愧惧，以彩舰联从，非人力堪制，无计取回。涓微笑曰：“竞渡船共有多少？令每一彩舫系以三五只船，齐力一时鼓棹，倏忽而至，殊不为难。”观者叹骇，服其权智。涓之机捷率多如此。

崔涓，大夫巧之子，小宗伯澹之兄。涓性俊逸，健于记识。初与杭州上事数日，唤都押衙谓曰：“乍到郡中，未能忆诸走吏名姓，卒要呼唤，皆滞人颐指。居常当直，将卒都有几人？”对曰：“在衙当直，都有三百人。”乃各令以纸一幅大书姓名，贴于胸襟前，逐人点过。自此一阅，逮及三考，未常误唤一人者。

《柳氏旧闻》，唐宰相李德裕所著也。德裕以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黔中，时高力士亦徙巫州，因相与周旋。力士以芳尝司史，为芳言先时禁中事，皆所不能知，而芳亦以质疑者。默识之，次其事，号问高力士。上令采访故史氏取其书。今按，其书已失不获。德裕之父与芳子吏部郎中冕，贞元初俱为尚书郎。后谪官俱车出道，相与语，遂及高力士之说。乃编此为《次柳氏旧闻》，以备史官之说也。

---

---

宣宗已后，近代宰相堂判俊贍，无及路公岩者。杜尚书邠，邠公之弟，牧泗州，为庞勋所围，以孤城保全于巨贼之中。高锡望牧滁州，婴城同守而死。岩判崔雍状，引二子以证其事云：“锡望守城而死，已有追崇；杜悛孤垒获全，寻加殊奖。”

杜邠公悛，暮年耽于燕会。淮海之政，有狱市之誉，闻于上听。因除崔魏公铉替悛，上赋长韵诗送铉。其落句云：“今遣股肱亲养治，一方狱市获来苏。”淮南左都押衙傅希才闻御制，因习来苏队舞以迎候，邠公悦之。公自广陵致仕东洛，扬州军将因入奏，经洛中，以故吏参焉。公问曰：“来苏健否？”军将不敢对。公曰：“傅希才也。”对曰“健。”

故事，南曹郎既闻除目，如偶然忽变改授他人，纵未领命，亦不复还省矣。南海端揆为主客员外，时有除翰林学士之命。既省吏忽报除目下，员外徐彦若除翰林学士。端揆以己未承旨，乃驾而将复治故厅。至省，省门子前曰：“员外已受报出省，不可更入。”南曹例举不敢避，遂退。彦若，公相之子，能驰誉清显，中尉

---

---

杨复恭善之，故能变致中授耳。

令狐公綯，文公之子也。自翰林入相，最承恩渥。先是，上亲握庶政之后，即诏诸郡刺史，秩满不得赴别郡，须归阙朝对后，方许之任。綯以随、房邻州，许其便即之任。上览谢表，因问綯曰：“此人缘何得便之任？”对曰：“缘地近授守，庶其便于迎送。”上曰：“朕以比来二千石多因循官业，莫念治民，故令其到京，亲问所施設理道优劣，国家将在明行升黜以苏我赤子耳！德音即行，岂又逾越？宰相可谓有权。”綯尝以过承恩顾，故擅移授。及闻上言，时方严凝而流汗浹洽，重裘皆透。

令狐补阙澆，与弟中书舍人澄，皆有才藻。令狐之文采，世有称焉。自楚及澄三代，皆擅美于紫薇。

崔涓弟澹，容止清秀，擢第，累登朝列。崔魏公辟为从事，清瘦明白，犹若鹭丝，古之所谓玉而冠者不妄也。先是，中朝流品相率为朋甲，以名德清重之最者为其首。咸通之除，推李公都为大龙甲头，沙汰名士，

---

---

以经纬其伍。涓、澹，亲昆仲也。澹即预于品目，以涓之俊逸，目为粗率，不许齿焉。多方敬接，冀时昵附，而甲中之士，恭默莫肯应对，避之如蚤螫焉。

崔起居雍，甲族之子。少高令闻，举进士。擢第之后，蔼然清名喧于时，与郑顥同为流品所重。举子人事得游历其门馆者，则登第必然矣。时人相语为“崔郑世界”，虽古之龙门莫之加也。

故池州李常侍宽，桂林大父，即常侍之兄。同营别墅于金陵，甲第之盛，冠于邑下。人皆号为“土墙李家宅”。

宣宗尝亲试神童李穀于便殿。穀年数岁，聪慧详敏，对问机悟，上甚悦之。因赐解褐官，绢二匹，香一合子，以彰异渥。上之俭德皆此类也。

宣宗临御逾于一纪，而忧勤之道始终一致。但天下虽宁，水旱间有。大中之间，越、洪、潭、青广等道翻城，以上之恭俭明德，时无异心。方隅诸将，虽失统御而恩诏慰抚，不日安辑。舆论谓上为“小太宗”。

王尚书式，仆射起之子，朝廷儒宗，最见重于武

---

---

宗。常自举于上曰：“读书则五行皆下，为文则七步成章。”而式颇有武干，善用兵，累总戎平裘甫等。温璋失利于徐州，朝廷以彭门频年逐帅，乃自河阳移式，领河阳全军赴任焉。驻军境外，优游缓进。徐州将士王智兴矫矫难制，其银刀教都子父军相承，每日三百人守衙，皆露刃坐于两廊夹幕之下，稍不如意，相顾笑议。于饮食间，一夫号呼，众卒率和。节使多儒素懦怯，闻乱则后门逃遁而获免焉。如是迨有年矣。暨闻式到近境，先遣衙队三百人远接。式衽衣坐胡床，受参既毕，乃问其逐帅之罪，命皆斩于帐前，不留一人。

崔魏公镇淮海九载，法令一设无复更改。出入严整，未尝轻易仪注。常列引马军将，少亦不下二百蹄。民康俗阜，军府晏然。天祐末，故老犹存，喜论其余爱。或戏之为“九年老”。

崔雍为起居郎，出守和州，遇庞勋悖乱，贼兵攻和。雍弃城奔浙右，为路岩所篝，竟坐此见害。雍与兄朗、序、福，昆仲八人，皆升籍进士，列甲乙科，尝号为“点头崔家”。始，雍之擢第也，其伯父昆仲率贺

---

---

，会饮中堂。既醉而寝，忽梦游历于公署间，有绿衣者命坐于厅事中，设酒馔甚备。既而醉饱，不堪承命。其人坚请不已，雍乃请曰：“愿以此肉召从人尽之。”绿衣曰：“不可。须先辈自尽。”既寤，甚恶之。及和州失律，投于连帅，裴公璩奏之，锁縻于思过院。雍忧患且闷，乃召狱直军将话其事。不日敕至，果如梦焉。

周侍中宝之在军，困于刍粟之备。有仆忘其姓名，恒力负至，不令有乏，如是绵历星纪，未尝辞倦。及其达也，举之，隶诸卫，使主厩。庾以谨厚，尤见委任。既卒，数年矣，或一夕梦来报马料尽，公甲午生，甚恶之，遂病而薨。

李景让尚书少孤，尊夫人某氏，性严重明断，近代贵侯母氏之贤，无及之也。孀居东雒，诸子尚幼，家本清素，日用尤乏。适值霖雨且久，其宅院古墙夜坍隤，童仆修筑次，忽见一船槽，实以散钱，婢仆等当困窳之际，喜其有获，相率奔告于堂上。太夫人闻之，诫童仆曰：“切未得辄取，候吾来视之而后发。”既到，命取酒酌之曰：“吾闻不勤而获禄，犹为身灾，士君子

---

---

所慎者，非义之得也，我非堪焉。若天实以先君余庆，悯及未亡人，当令此诸孤学问成立，他日为俸钱门下，此未敢觐。”乃令函闭如故。其后，诸子景让、景温、景庄，皆进士擢第，并有重名，位至方岳。景让最刚正，奏弹无所避，为御史大夫，宰相宅有看街楼子，皆幢之，惧其纠劾也。然终以强毅为时所忌。旧俗除亚相者，百日内若别有人登庸，谓之辱台。而景让未十旬，蒋公伸入相，景让除西川节度。赴镇不逾年，乃请老归于洛下，终身不复再起。太夫人孀居之岁，才未中年，贞干严肃，姻族敬惮；训厉诸子，言动以礼。虽及官达之后，稍怠于辞旨，则槩楚无舍。先是，景让除浙西节度使，已而忽问曰：“取何日进发？”偶然忘思虑，便云拟取某日。太夫人曰：“若此日吾或有事，去未得如何？”景让惶惧方悟，失对。太夫人曰：“官职贵达，不用老母得也。”命童仆折去巾绶，捽于堂下。景让时以班白而高堂严厉，常若履冰。搢绅之流，健羨莫及。其后在浙西日，左都押衙因应对乖礼，怒捽而毙之。既而三军汹汹，将致翻城。太夫人乃候其受衙之际

---

---

，出坐厅中，叱景让立于阶下曰：“天子以方岳命汝镇抚，安得轻弄刑政！苟致一方非宁，不唯上负圣君，而令垂暮老母衔羞而死，且使老妇何面目见汝先大夫于地下？”言切语正，左右感咽。乃命坐于庭中，将搯其背，宾僚将校毕至拜泣，乞之移时，不许。大将以下呜咽感谢之，于是军伍帖然，无复异议矣。景庄累举未捷，太夫人闻其点额即笞其兄。中表皆劝，如是累岁连受庭责，终不荐托。亲知切请之，则曰：“朝廷知是李景让弟，非是冒取一名者。自合放及第乎？”既而，宰相果谓春官曰：“今年李景庄须放及第。可憫那老儿一年遭一顿杖。”是岁，景庄登第矣。

李赵公绅，再镇广陵，窦僖犹幕江淮。僖，永贞二年相公权德舆门生。洎武宗朝逾四十载，赵国虽事威严，亦以僖宿老敬之。僖列筵以迎府公，公不拒焉。既而出家乐侑之，伶人赵万金前献口号以讥之曰：“相公经文复经武，常侍好今又好古。昔日曾闻阿婆舞，如今亲见阿婆舞。”赵公輒然久之。

杜审权以庙堂出镇浙西，清重恭宽，虽左右僮仆

---

---

稀见其语。在翰苑最久，常侍从亲密，性习慎厚故也。在镇三载，自初上任坐于东厅，泊于罢去，未尝他处。虽重臣经历，亦不逾中门，雍容之度，丹青莫及。时邠公先达，人谓之“老杜相公”。审权，人谓之“小杜相公”也。

王尚书式，初为京兆少尹，好纵情酣饮，京城号为王邓子。性复放率，不拘小节。长安坊巷中有栏街铺设，中夜乐神，迟明未已。式因过之，驻马寓目，舞者喜贺，主人持杯跪献于马前曰：“主人多福，感得达官来顾，味稍美，敢拜寿觞。”式笑取而饮，媿领而去。行百余步，乃回辔复诣之曰：“向者酒甚不恶，可更一杯。”复据鞍引满巨钟而去。其放率多如此。

高燕公骈，云南之功，闻于四海。晚节妖乱，嗤笑婢子之口。呜呼！怒邻不义，幸灾不仁，亡不旋踵，已则甚之。虽自取也，然若有天道，岂不足以垂戒乎？

周侍中宝与高中令骈，起家神策打球军将，而击拂之妙，天下知名。李相国公领盐铁在江南，驻泊润

---

---

州万花楼观春。时酒乐方作，乃使人传语曰：“在京国久闻相公打球盛名，如何得一见？”宝乃辍乐命马，不换公服，驰骤于彩场中。都凭城楼下瞰，见其怀挟星弹，挥击应手，称叹者久之，曰：“若今日之所睹，即从来之闻，犹未尽此之善也。”

周侍中宝，初在军中，性强毅，阍官之门，莫肯屈节，逮将中年，犹处下位。或自愤悱，独以领球子供奉者，前后凡三十六度，遂挂圣意，迁金吾第二番将军。寻迁对御仗第一筹。丧其一目，授泾原节度。移镇浙东，与燕公对境。高骈在军中时，以兄呼宝，及总元戎，意遂轻少。兼以对境微衅，憎爱日寻，渐积为仇讎矣。

韩藩端公，大中二年封仆射敖门生也。与崔瑄大夫同年而相善。瑄廉问宛陵，请藩为副使。时幕府诸从事率多后进子弟，以藩年齿高暮，凡游从观会，莫肯从押，藩不平之。一日诸郎府移厨看花，而藩为之幕长。方盛服厅中，俟其来报，移时莫之召，藩乃入谒。瑄见藩至，甚讶其不赴会。藩但言不知，瑄乃与藩

---

---

携手往焉。既至彼，瑄则让其失礼于首厅。宾从初端揖悚听，俄而判官孔振攘袂厉声曰：“韩三十五老大汉，向同年觅得一副使，而更学斗唇合舌。”瑄掀髯而起，饌席遂散。

李瞻、王祝继牧常州，皆以名重朝廷。于本道不修支郡礼。初，李给事多不顺从，廉使犹刚正于可否，其王给事则强愎为己任，周侍中宝皆隐忍之。瞻罢秩退隐茅山，则免黄巢之难。祝刚讦北土，遂罹王珙之害。金华子曰：“祸福无门，惟人所召，诚不谬乎？”

生附子之毒能杀人，人固知之矣。而医工或劝人服者，唯生黑豆和合可以纾患。句屈茅山出乌头，道流水煮为丸，饒遗知闻。愚频见服者，逾月而后毒作，则痰吐昏迷，亟疗方止。愚外表老丈中与韩端公是舅甥者云：目见藩自宣州罢职，退居于钟山爱敬寺，忽有道流劝服补益药，以生附子数两，以硫黄为丸。藩服之数月，乃方似觉有力。常日数服，忽一日，鼻出鲜血。顷之，耳目口鼻百毛穴中一齐流血，莫可制之。藩身貌环伟，既疲委顿，簟席流液，须臾侍疾骨肉鞋袜皆

---